

寸白虫病的中医疗法

傅东芫  
科学技术出版社

# 寸白虫病的中医疗法

傅 东 兀

科学 技术 出 版 社

1959年·北京

## 本書提要

祖国医学中所称之“寸白虫”就是条虫。寸白虫是一种常见的腸寄生虫。本書包括寸白虫病以及由寸白虫而引起的“瘋”病、癇症三部分。从它們的發病原因、診斷、治疗和預防等方面加以闡述。書中附有多种临床常用方剂。可供医务人员参考。

总号：988

### 寸白虫病的中医疗法

---

編 者：傅 东 范

出版者：科 學 技 术 出 版 社  
(北京市西直門外郝家溝)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91号

發行者：新 华 書 店

印刷者：新 华 通 訊 社 印 刷 厂  
(北京国会街26号)

---

开本：787×1092 $\frac{1}{16}$  印張1 $\frac{1}{8}$

1959年5月第1版 字数：15,000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2,545

統一書号： 14051·105

定价：(9) 1角1分

## 前　　言

关于人体腸寄生虫病的記載，远在周秦时代的医学著作“灵樞經”中就已經有了。这本书把寄生虫病的脉象与症状分別記載于邪气臟腑病形篇及上膈篇中，前者記有“脾脉滑为有虫”，后者論述“虫为下膈，下膈者，食咗时乃出”（咗：一周年，說一年后方吐虫——附注）。另外还将虫病引起的多食与流涎，一并記入五癃津液別篇之內。对于腸寄生虫病危害人类的严重性，古人也是有所認識的，張景岳就曾經說过：“虫之为病，其类不一，由漸而甚，由少而多，久而为害，則为腹疼食減，漸至羸瘠而危者有之。”王肯堂更在其所著“証治准繩”中，就年龄与發病的普遍性作了明确的說明。他說：“虫有九种，而蟯虫、寸白人多有之……小兒患之，大人亦有其病。”据此，我們可以窺知祖国医学对于腸寄生虫病認識的梗概了。

下面仅就祖国医学中关于寸白虫病的症状、治疗及其并發病，分別予以归納叙述。

## 目 次

### 前言

寸白虫的命名与形态.....	1
腸寸白虫病的病因与發病学.....	2
腸寸白虫病的症状与体征.....	4
皮下肌肉寸白虫病的原因、症状与体征.....	6
診断与鉴别.....	8
藥物治疗与輔助疗法.....	12
关于腸寸白虫病患兒的疳疾之預防及治疗.....	17
寸白虫病与癧症的关系及癧症發生后的治疗.....	18
附 备用妙功丸方及河車大造丸方.....	22
預防.....	24

## 寸白虫的命名与形态

**一、命名**寸白虫也就是现代寄生虫病学中所指的条虫。在祖国医学文献中，是把它列为九虫类中之一的。隋代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中写道：“寸白者，九虫内之一虫也，長一寸，形小扁而色白。”以后多用巢氏定名。唐之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所称的“白虫”，宋代許叔微“本事方”上所称的“脾虫”，也都是指寸白虫而言的。此外民间因其形長如带，又称之为繩虫；又因其节片常呈条状由肛門溜出，又称之为繩虫。总的說來，寸白虫除了本名以外，又有“脾虫”、“白虫”、“繩虫”、“条虫”等名。

**二、形态**依前文所述，巢氏对于寸白虫的节片外形，已觀察到色白形闊，長約一寸等情况。“千金方”中說“白虫相生”，是指寸白虫节片延生而言。王肯堂的觀察更是具体，在“証治准繩”中他指出：“寸白色白形褊”，“相联一尺，則可杀人，服藥下之，須結裹潰然出尽乃佳，若断，則相生未已。”一方面說明了寸白虫的形态，一方面也指出驅虫时必須出尽。王氏又指出了輔佐办法：用木棍繞裹，繞裹时不能繞断了，断了就会又繼續生長出来。从他指出的繞裹方法上，可見王氏对于寸白虫的韧性，也有所認識。張介宾不但指出了顏色、形态，而且将寸白虫成熟节片由肛門排出的情况，也描写得非常确切。“景岳全書”九虫篇中有：“此虫長一寸許，色白如蛆，母子相生，有独行者（單一节片——附注），有箇箇相接不断者，故能長至一二丈。”像这样把單一节片、数个节片，以及全虫的排出，均能一一叙

明，我們不能不欽佩古人的觀察能力。

在“圖書集成”諸虫医案上，也选有服藥驅除絲虫的病历，如說：“虫下如傾，……皆綿綿成串，凡長數尺，尚蠕蠕能動。”

同書治療門又記有“依良方所說服，翌日，下虫二条，一条二尺五寸、头扁闊，尾尖銳，每寸作一节，斑斑如錦紋；一条皆寸斷矣”的記述。除了首尾未能辨清以外，对于寸白虫节片中的結合部分以及节片上的子宮紋理，都已指出。

下面就寸白虫病的人體感染，分作腸內與皮里肉內兩種情況予以討論，最後附述癩癧與本病的關係。

## 腸寸白虫病的病因与發病学

**一、病因** 寸白虫之所以能够寄生于人体而發病的必要条件，就是一定要有感染。感染寸白虫的原因，古人是早就注意到了的。張仲景于“金匱”鳥兽虫魚禁忌并治条下，即指明“食生肉”成寸白虫。而且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生肉都不能吃，而是“肉中有如米点者，不可食。”肉中有点状如米珠的东西，民間称之为米珠肉，这种肉是有病的肉，民間是互相戒食的。張仲景又指出：“凡肉及肝落地不著塵者，不可食”，这就是說只要是落到地上的，就有污染可能，虽无塵土，亦不能不經處理而食用。另外他还啓示了病肉与无病肉的区别：“肉見水自动者不可食”，“落水浮者不可食”。前者可能指米珠肉因突然遇水的刺激而收縮，后者是指米珠过多而質輕易浮。在后汉时，对寸白虫病的病原、預防、鑑別，即有如此精密的觀察和總結，是祖国医学偉大成就的鉄証。

在“証治准繩”中，同样指出“虫子”所以能进入腸內，主要是誤吞了带卵的病肉。九虫篇說：“食畜兽內臟，遺留諸虫子类而生虫。”同書三虫篇，更明确指出：“寸白从食牛肉……所成。”如此使我們知道古人对于寸白虫病發病的原因，很早就已經明白了。

还有一点也應該注意到的是：根据前人的經驗，每当用藥驅除寸白虫之前，均預先以牛脯或猪脯作引导；这不是沒有原因的，由于中医每于治“积”之际，也是常常配用曾經多食，或因食致病的食物，攏入方內以作引导，这又說明先哲早已認識到本病与食肉有关。

**二、發病学** 寸白虫之所以能够使人發生腸寸白虫病，是有一定条件的，并不是所有誤食病肉的人都会發病。第一决定于体质与胃气（消化能力）之强弱。張景岳曾經說过：“以常見驗之，凡臟強氣盛者，未聞其有虫，正以隨食隨化，虫自難存。”指出身体健康，消化力强的人，虽然誤吞了“虫子”，也不一定發病。第二决定于季节与气候。王肯堂于“証治准繩”九虫篇中，推崇張載人的說法，認為春夏間，尤以夏天，由于溫度、湿度适宜，容易生虫，他說：“春夏濕土……水从二化，故多虫焉。”第三决定于飲食衛生習慣。当餐应进食，每頓不宜过飽，生的不吃，收藏不好的食物不吃。王肯堂云：“患虫积，多由飢飽調變失宜……过餐脘氣虛（指胃的消化功能弱）……故生寸白。”張景岳云：“生冷生虫为最。”收藏食物时，必須“勿着生水，或近阴湿。”

概括上述，我們不难了解，人們不注意飲食衛生，便是腸寸白虫病發病的一种条件。气候变化，影响身体的健康状况，与病的發生也有关系。

## 腸寸白虫病的症状与体征

临幊上所表現的症状与体征，与診断有密切的关系，今分別归納叙述于后。

**一、症状** 腸寸白虫病的患者，与年龄的关系并不太大，虽然清代“圖書集成”諸虫篇所列病例均为成人，然而王肯堂認為本病“小兒患之，大人亦有之”。

本病初起，大多无特殊症状。神經過敏的患者，也可能在情志上有一些特殊表現，如“幼幼集成”指出，有易怒、郁郁、夜啼、磨牙、怕生……等情况。不过一般的成人于临幊上，就作者接触所及，尚不明显。但是一旦寸白虫由肚門溜出节片，或大便中發現节片以后，临幊上則大多数有情志上的改变。上引医案之中也有“常苦寸白虫为扰……”的記載。由此例所提到的“苦寸白虫为扰”，足証平时就有便出虫片或者溜出虫片，而致扰扰不安的情况。

本病的全身症状，是漸漸加重的。張景岳云：“其类不一，由漸而甚，由少而多，及其为害，则为腹疼食減，漸至羸瘠而危者有之。”“虫痛之症，必时作时止，乍来乍去无定，或嘔吐清黃水，坐臥不安……大痛……面色青，或黃白，而唇則紅，痛定則能食。”这一段說明了，由于患寸白虫病，而引致食欲与消化的紊乱，进而影响到全身体力的衰弱，并且描述了虫痛的特征是时疼时止，乍来乍去无定，与飲食关系不大，但同时常伴有嘔吐，每于嘔吐时，多为全腹性較重的疼痛，称之为“大痛”。又痛时面部的顏色也有改变，或青或白，尽管面色青白，然而嘴唇仍是紅的。而

且指出与胃疼有明显的区别（即与溃疡鉴别），疼一停止，就能如平时一样的进食。

除了以上这些症状外，又能导致精神上的症状，以及偶然的发低烧，王氏在“证治准绳”九虫篇记有：“神志不舒，精魂失守……以及劳热。”神志不舒，是指平时抑郁不乐，皱眉发悶；精魂失守，是指本病患者多因虫片之扰扰，以及身体之衰弱，而出现多梦、失眠等症状。

至于肛门周围，因为较长时间的受到刺激，可能出现湿疹和搔痒的症状。肛门在中医学上又称为“大孔”。“图书集成”诸虫门所记的：“大孔虫痒”，“下部生疮”等，就是描写了肛门因虫至痒，因痒抓搔，因抓搔致疹的一系列发展的过程。

肠寸白虫病患者的异嗜情况，虽不如蛔虫病、蛲虫病患者那样显著，但不论成人或小孩，均有轻重不同的异嗜症状。

“类证治裁”上记有虫病患者，嗜食茶叶，嗜食生米；“幼幼集成”上记有异嗜瓜果、咸食、木炭、水、泥土等物。在临幊上，以嗜食生米与茶叶以及腐臭食物者为多见。

**二、体征** 肠寸白虫病的体征，临幊上所见到的也是不太显著的。如果是因食有病猪肉而致病的患者，有时因为腹内的寸白虫数目多些（二三条不等），因而体征表现也比较多多一些。当然这还是与患者的身体情况以及患病时间长短有着关联的。这些患者，尤其是四至七岁间的患儿，多有毛髮焦稀、头皮光急等脱髮现象；因鼻孔易干发痒，而喜挖喜抓，所以鼻孔常红；在面部有三处常红——鼻孔、嘴唇、两眼睑；重的患儿，常常挤眼，眼昏，多瞬眼，甚至羞明、夜盲；晚上睡觉时斗牙，白天咬指甲，或用手指挖泥地，这些也是常

見的，泻出物为酸臭稀便，偶而也有腸鳴、腹脹等症狀的出現，尽管腹脹，而患兒仍喜多食。在这些情況出現以后，我們就可以証实古人所指出的脾敗先兆症狀的出現了。一般在腹脹、泻酸便不久，就出現舌上生疮、齒齦潰爛的情況，這标志着患兒体力已極度衰弱了，應該立即就医。

这里应着重提出，腸寸白虫病患者就診時，大多数是不以上述情況为主訴的，而是提出肛門有节片自动溜出，或者是大便时排出节片等情况。有多數的例子，患者或家長，都告訴曾經用手从肛門拉出过相連的虫段。有的患者則主動將異嗜、无力、失眠、消化不好……和大便排出寸白虫片等情況告訴医生。由于祖国医学知識已深入人心，已經成為一般人的常識，祖国医学在防治寄生虫方面所起的作用，于此可見一斑。

## 皮下肌肉寸白虫病的原因、 症狀与体征

古人不但对腸寸白虫病有周密的觀察与描述，而且早就注意到：已患腸寸白虫病的患者易于發生“癧”病。“癧”是皮下或肌肉內生長的一种小节結，或称“小瘤”；由于長期存在，吃藥不能使它消去，又称为“恶肉”（并非指潰瘍及癰疽的恶肉）。这种东西，究竟怎样会生長在人的身体表面的呢？古人告訴了我們是由于誤吃了帶米珠的肉类，而且指出了究竟是有米珠的猪肉作祟；還說有米珠的牛肉作祟？

“說文解字”肉部“腥”字注：“星見食‘豕’，令人肉中生小‘息’肉也”；同書广部解釋“息”字与古“癧”字通用，“腥”字与古“星”字通用，是形容外形如米珠而且很多的意思。而且于条下注出：“肉有如米者似‘星’，不可

食。”如果誤食帶“星”的豬肉，就可以發生腸寸白虫病，因為生了豬肉所致的腸寸白虫病，于是就有可能發生肉內小癧肉病。同書給了它一個命名：“癧者，寄生肉也。”給我們明確提出了“寄生”這一個醫學名詞。小癧肉既然不是人體應該有的東西，而是寄生物，因而就一定不利于人體。

因為服藥不化，所以又稱它為“惡肉”。無論是“癧”，或者是惡肉，在祖國醫學外科範疇內，均列入贅生門類的“癟瘤”之中，本病只是在瘤上加了一個小字，稱之為“小瘤”（根據“外科正宗”）。

今將“外科正宗”癟瘤篇上所記，把與本病相關的“小瘤”、“疽瘤”，連同所列病例，概括介紹如下：

由於中醫的外科辨証處理，主要是依據形象、發展，結合四診來奠定表里、寒熱、虛實、陰陽的，因而對於本病，也就不一定以皮膚肌肉寸白虫病來命名。“外科正宗”癟瘤篇，記載了一例“疽瘤”病案，這裡的“疽”字主要是形容瘤的硬度的，不能作癰疽的疽字來解釋。這一例“疽瘤”，是該書作者陳實功親手治療的，因而記述是確切的。原案談到：“義烏士兵，肩膊下連生小瘤五枚，三月余漸發痒，以手拍之，則肉動……以針破其一枚……出虫一條，形如蛆樣，長六七分，又破一枚，依然如是。”

作者在平時，也曾經注意過這類患者的臨床症狀，一般並無特殊感覺。曾有一例病人，因他發生在肘尺部，偶因寫字時兩臂支於桌面上感到異常而發覺。自發覺後一直沒有症狀，亦無任何外形或皮色的改變，該小瘤較硬韌，手捫能活動，有兩個與肌肉連在一起，其他幾個均在皮下筋膜間，用手揉攝以後，有痠痛的感覺，別無任何不適。該患者以往並

无排出寸白虫病史。

綜上所述，我們更进一步的体会到前人治学之严谨。張仲景与張景岳，均先后指出本病不仅仅是直接吃了有病猪肉，生了腸寸白虫病以后，才会發生；而是“瓜果生冷”，都有感染致病的可能。即或煮熟了的肉，因收藏而近阴湿地方，或者落到地下，均有污染的可能，均不可食用（以上見前节所引仲景及景岳文內）。

## 診 斷 与 鑒 別

腸寸白虫病的診斷，正如其他寄生虫病一样，临幊上仍以內科四診为基础，另外配合查粪便，找成虫节片的方法。临幊上亦有少数患者并未發現排出成虫节片，那就需要投藥試驗了。

为什么在單独驅虫的治疗过程中，也要运用內科的四診呢？这里应特別提出，中医在处理本病的时候，是从整体着眼的，必須結合体質情况，辨别該患者的虛实，以及寒热之有无，然后才能决定攻虫与补虛，或者是攻补兼施，这样就不会因攻虫而导致全身情况的衰退。例如某一患者已經確診，有了腸寸白虫病，但是在四診以后，了解到他有長期的便溏复泻或食入反出……等脾胃虛寒的情况，那就不宜即时攻虫，而尽先采用健脾溫中……等調补办法，等待体質的虛寒情况改善以后，再行攻虫。当然这也不是一塵不变的，在虫勢急迫的情况下，一經確診，也应攻虫，但是必須于“攻虫”之中，配合“扶正”。

下面仅就临幊上常用的診斷步驟与方法，分別予以归纳叙述。

## 一、四診

1、望診：一接触患者，就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面部与头部。要看面部是否萎黃或蒼白，唇部是否鮮紅，鼻头或鼻孔下是否微赤，舌根是否黃而帶膩，舌上是否布滿了突起的、分布不勻而散在的小紅點（注意并非舌尖上的少數紅點）。如再發覺患者表情默默而神疲，有挖鼻搔臀的动作，指甲有咬切的痕迹，或有泥土的痕迹，又有茶叶异嗜，則望診除了注意上述情况外，还要注意舌苔上是否布有綠褐色的舌垢。俱备了上述一些証據，我們就應該馬上想到腸中有虫的可能，而且可能性非常大。

2、聞診：聞分两个方面进行：先来听听病人有沒有腹疼的呻吟声，小兒尤当注意惊啼，分辨惊啼的原因。在呻吟与啼哭之中，同时分辨音調的洪亮与低沉，这对分別虛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然后医者再用自己的臭覺，来作进一步的聞診，患者口中發出强烈的臭味，就要問他以往及最近有无抽搐的發生；如果粪便酸臭，就要問他病期的長短。由聞診，我們可以获得很多有关虛实寒热的証據，是作为下一步治疗与处理的依憑。

3、問診：等待上述二項进行完了，患者也能从容靜坐了，这时用亲切的語态，开始問診。首先医者只問一句，你身上有那些不舒适？然后尽量听取病人的自訴，从申訴中，得知患者身之所苦，病之所來，經過历程，治疗与否，目前情况。如果患者不能有条理地申述，当用問的方式予以提示，但应注意不能有意的将寸白虫病的主觀思維去引导患者。当然在前一阶段中已掌握很多有力体征与源候，就須要用系統有目的的問診方式，以便証实印象，确定診断。

4、切診：切診必須建立在望聞問的基础上，才有指導意義。本病患者脈象，大致可以分為二類：體實能攻蟲者，多數弦滑；體虛宜補者，多數細軟；在發生腹疼時的患者，多是沉中而兼有緊張感；腹疼而屬寒者，多兼遲脈；腹疼而屬熱者，多兼數脈。

這裡附帶交代一下“靈樞經”論疾診尺篇上有關虫病的脈象問題。它的原文是：“肘后粗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說文解字解釋，“肘”是上肢的彎屈部分，以此之上為肱，此之下為臂，“粗以下三四寸”，相當於臂部橈側屈腕肌、掌長肌與尺側屈腕肌的共同隆起部分。在此處的外面皮膚上摸到的發熱感覺，就是“肘后粗以下三四寸熱者”，是指與前臂其他部位皮膚的溫度相對而言。個人在臨臨上對此項應用，尚無心得。因而它的實際指導意義，不敢妄自估度。

切診除了注意脈象以外，對皮里肉內的小瘤也要密切注意。一旦摸到了，必須與“枯筋箭”相鑑別。枯筋箭多生於胸部，而本病則好發於四肢；在不潰時“枯筋箭”雖與小瘻肉相似，然而多於一、二年以後自潰，並且外表的皮膚，也有枯槁收縮的征狀。另外還須與“黑砂瘤”鑑別。黑砂瘤也與本病的好發部位相似，常發生於大腿及臀部，也是多發的；然而黑砂瘤的大小是不均勻的，多突向皮外而凸起，很容易看到；以手攝起時，在燈光下是不透明的暗灰陰影，不像小瘻肉之紅活透明。

## 二、投藥試驗

前人為了明確診斷，認為獲得成蟲是最有力的証據。因而又作了一些投藥試蟲的方劑，其中最有效的是剪紅丸與

万应丸。因为剪紅丸制法复杂，加以临幊上用得很少，現时藥店很少备有。万应丸虽然制作簡便，由于泻下力較强，应用者也不多，因之藥房也列于冷門貨之中。临幊医生多师其方意，作成散剂使用，所以效果也就不是太理想，为了發揚前人的成就，此处选出簡而易作的万应丸方，并附酸梅湯試虫法，以供应用与参考。

### 1、万应丸

万应丸有两个不同的处方：一为“取虫积神效万应丸”，一为“取积追虫万应丸”。配方用藥以前者为佳，服后腹疼的比較少，效果也比較好（以上二方均載“圖書集成”医部諸虫門治疗条下）。

处方：黑牵牛头末、大黃、檳榔各四两，南木香、雷丸醉煮各五錢，沉香二錢五分，大皂角、苦棟根皮各二两。

制法：以上藥物分成三起，以雷丸、南木香、沉香共研細末为甲末，以黑牵牛头末、大黃、檳榔共研細末为乙末，再以苦棟根皮、大皂角合煎濃汁代水用。

先以乙末加代水藥汁，泛成小丸如小綠豆大。再用甲末加代水藥汁，泛于外層，盖成丸衣，以将甲末泛尽为度，成功如綠豆大之水丸，風干备用。

用法：天未亮时以砂糖水送吞。成人每次二三錢，最大剂量不得超过四錢。間隔两天方能再使用，三次为一疗程，休息十天。在这三天中，多可以發現成虫的节片，如未發現，腸寸白虫病的可能性就不太大了。本方最好晨間服，睡前服用是不相宜的，一方面可能影响睡眠，另方面如因藥量不够，因而得不到泻下，仅仅是緩慢發生作用的情况下，由于本方兼有化虫的效能，因而發現成虫的机会更少了。

## 2、酸梅湯

本方載于陈士鐸“石室秘錄”。当腹疼时，用酸梅湯一盞，令患者服下。如果是虫疼，即可止疼；如果腹疼加剧，或者微減，都說明不是虫疼。这里申明一下，作者并未試用本方，因而效果如何，不作分析，由于本方藥穩而平淡，用之决无流弊，故录于此，以供参考。

## 藥物治疗与輔助疗法

### 一、服藥前后的注意事項

腸寸白虫病的主要疗法，是以內服藥物为主，按摩、潤燙等方法为輔，这里首先将服藥时應該注意的事項，概括介紹一下。

1、驅虫的時間：最好在上半月（指农历而言），而以初四、五日为最适合。服藥一定要在空腹条件下，因而多采晨間，二次服藥者可采晚、早或早、晚。

2、服藥的前后：有的藥物于服藥前应吃下猪脯或牛脯，有的須用砂糖水送服，都是應該如法服用的。如系丸藥，在服藥后，大約十分鐘前后，一定要服下微溫的白开水一飯碗。

上述二端，是古人的經驗，也是临幊上还在应用的方法。前者如朱丹溪曾說：“上半月虫头向上易治，下半月虫头向下难治。”后者如徐东皋，曾一再諄諄告人，須如法服藥，并說这是驅虫的法則。他指出：“虽有方而不知其法則，方亦不效。凡欲下虫……次早五更，用油煎肉嚼之良久……須臾服葱湯或白开水，以助藥力下行。”

除了注意这些方法以外，还應該注意到服藥泻下后的粪便檢視。如果已發現虫下，应仔細看一下除了扁平如面条的